



□师文静

●●● 剧说有料

王家卫与《繁花》心有灵犀

王家卫最擅长“慢悠悠”，2014年就放出有意购买小说《繁花》影视版权的消息。6年时间里，他公开谈过几次小说《繁花》，观众知道要改编成电视剧和电影，吴亦凡是电影版男主角，也仅此而已。观众等呀等，剧版《繁花》近日终于有了动静，8月2日释放出主演胡歌的角色海报，5日《繁花》剧组委托“阿宝先生”于《新民晚报》刊登寻物启事，向全社会征集与上世纪90年代上海有关的老物件。而胡歌拿出的复古缝纫机、金宇澄结婚时妻子穿的红色开襟连衣裙、王家卫的卖相完美的陈年绍兴黄酒，迅速营造出一种怀旧感。

王家卫虽然5岁就随父母离开了上海，但骨子里刻着上海人的印记。金宇澄和王家卫的心有灵犀，也早于《繁花》。《繁花》目录之前的引子中，金宇澄开篇就写道：“《阿飞正传》结尾，梁朝伟骑马觅马，英雄暗老，电灯下面数钞票，数清一沓，放进西装内袋，再数一沓，拿出一副扑克牌，捻开细看，再摸出一副。接下来梳头，三七分头，对镜子梳齐，全身笔挺，骨子里疏慢，最后，关灯。否极泰来，这半分钟，是上海味道。”王家卫果然心领神会，闻着小说中浓厚的“上海味道”就找来了。《繁花》刚出版，王家卫就打电话给金宇澄要签十年版权。

据说在《繁花》的影视版权竞逐中，王家卫的出价并非最高，金宇澄却坚持签给他。因为后者懂得自己写《繁花》的深意与野心。王家卫说，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张爱玲的影响，大家讲到上海文学永远都是非常女性的，而《繁花》这部小说是男性的，充满男性荷尔蒙，有上海男人的性感。王家卫多次谈及小说《繁花》，那种喜爱之情溢于言表，是一见钟情、一见如故式的情感。王家卫在这本书里读到他的小时候，很多他上海家里发生的事情。“《繁花》我看完之后马上盖起来，不能再看，看一次就够了。因为这本书看完之后，感觉经历了一生一世。”他说，金宇澄把一辈子的故事、要讲的话都放进去了，是很浓的一锅汤，但这有点亏，《繁花》可以写成十本书或者二十本书。

从小说到影视，金宇澄和王家卫对上海、上海人、沪语思维的理解，彼此不需要太多的解码、转译，因为两人的创作有很多相通之处。

金宇澄欣赏《阿飞正传》，因为阿飞不入主流，在认真观察这个时代，不说教，不端文艺腔，有另一种姿态，漫不经心也好，雄心勃勃也好，这种懒洋洋的态度，是另一把钥匙。而《繁花》的好看恰在于此，金宇澄在多次采访中提到，这部小说的题记几个字足以概括：“爱以闲谈而消永昼。”在我们的传统里，大家喜欢用闲谈来消磨时光，这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审美方式，《繁花》的内容是漫谈性质的，是在闲聊中

度过的时光。

别的小说是“大树式”结构，《繁花》更像灌木丛，叙事线索繁多，从沪生、阿宝、小毛三个人物辐射出去，各色人物像一颗颗珠子，织起了一张大珠网，网中的数十个人来来去去，演绎着上海过去几十年的人生百态：有人病故，有人出家，有人怀上怪胎，有人离婚，有人摔死，有人变油滑，有人变颓废……饮食男女、鸡零狗碎，“年纪越长，越觉得孤独，是正常的，独立出生，独立去死。人和人，无法相通，人间的佳恶情态，已经不值一笑，人生是一次荒凉的旅行。”繁花似锦，最终繁花败落。漫不经心、冷眼旁观都市普通男女的时光和生态，不解释，不评判，只“提出”这些故事。

王家卫的影视也很擅长这类叙事和调调。《堕落天使》《东邪西毒》都是多重人物线索叙事，男男女女，恩恩怨怨，谈不上是悲是喜，人生无常，内心荒凉如沙漠，总之就是“老了的时候，你觉得其实人生并没有所谓的答案”。《繁花》中的阿宝也说过：“人等于动物，有人做牛马，天天吃苦，否则吃不到饭。有人做猫跟蝴蝶，一辈子好吃懒做，东张西望，照样享福。”

但相比于《繁花》鸡零狗碎的现实，王家卫的电影带有“作者电影”的特色，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，镜头语言多变而具有超现实感。王家卫的鲜明个性风格可能会运用于《繁花》电影版，面向普通大众的电视剧版《繁花》，在总导演王家卫的坐镇中，可能会最大化地保留非常男性的“上海味道”。王家卫能构建张曼玉旗袍女郎式的上海印象，创造阿飞式漫不经心的上海味道，也可能顺理成章驾驭金宇澄的阿宝式新沪上味道。

这种小说到影视化的改编，趣味、气质都似乎通了，就看能否梳理成章地呈现在视听语言中。这类似金宇澄为王家卫量身定做了一个故事，就看气味也相投的王家卫能让它结出怎样的影视果实。

●●● 糖醋理娱

塑料味的摇滚，土酷的五条人

□李睿

说起来，《乐队的夏天2》第一次出圈还是因为“被五条人笑死”这条热搜，原因是五条人乐队上场后临时换歌，导致现场的灯光、舞美、字幕都跟不上，乐迷听不懂歌词，导演组崩溃。在表演后的惯例互动环节，主唱仁科金句迭出，开始了“农村拓哉”“郭富县城”的“中国式英语”脱口秀，酷似“谢贤”的茂涛站在一旁，淡定地看着他逗乐全场，终于吐出了三个字：“习惯了。”

被淘汰之后，导演组在后台问五条人是否觉得可惜，仁科真诚地说：“挺可惜的，没有我们是‘乐夏’的损失。”还调侃跟拍导演：“没关系的，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。”接二连三的状况秀了节目组一脸惊喜，五条人表现出来的真实、野性、豪放和随意让观众直呼“宝藏”，纷纷要求复活他们。

回到“乐夏”的舞台上，简单的灯光之中，升起了五条人乐队的logo——一个飞舞的塑料袋，手风琴的声音响起，仁科与穿着人字拖的茂涛对视一眼，夹杂着汕尾方言和普通话的《道山靓仔》开始了，土得掉渣，一股海鲜市场味儿扑面而来。在没有任何字幕的情况下，五条人的这场表演只拿到了182票。后来的事情都知道了，显然，他们也并不在意这个分数。

民谣乐队“五条人”来自广东省海丰县，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有两个人：1981年出生的茂涛，1986年出生的仁科。茂涛在城镇读书成长，长大后离开家乡，去了广州打拼。2003年，两人在“首届海丰原创音乐会”上相识。那时阿茂靠卖打口CD为生，仁科还是个不爱上学、热爱音乐的问题学生。2004年，18岁的仁科前往广州投奔了茂涛，两人开始一起摆地摊做“走鬼”，卖打口CD、盗版书，偶尔



做做琴行吉他老师。

也是从那时开始，两人开始用海丰话唱民谣、创作歌曲，他们的创作灵感大都来自于县城生活。用仁科的话解释：他们的音乐是“塑料味”的。2007年，筹办亚运会期间，广州开始禁止摆摊，阿茂和仁科就在广州美院旁边的大学村租了一栋老房子，改装成唱片店继续卖唱片，也正是从这里，两人开始有意识地整理这些年积累下来的作品，想要去真正完成一首歌。

有一次，周云蓬在广州的酒吧演出，仁科和阿茂作为暖场嘉宾，唱了《阿炳耀》《十年水流东，十年水流西》和《绿苍苍》三首歌。周云蓬的乐队经纪人听完之后，当即表示要帮他们出唱片。经过多次接触，2009年，一张名为《县城记》的唱片让人们认识了这两位“走鬼”青年。当年年底，五条人当选《南方周末》的原创文化榜年度音乐人，理由是“五条人在其首张专辑《县城记》里舒展了原汁原味的乡野中国”，“富含的原创性彰显了音乐的终极意义——吟咏脚下的土地与人”。乐评人李皖给《县城记》的评语是：“他们用家乡土话歌唱着县城里的人和故事。地域如此之小，世相却如此之大。”

后来，《县城记》又获得了第十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“最佳新组合”奖、第十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“最佳民谣艺人”奖。

2012年，五条人发了第二张专辑《一些风景》，获得了第十三届华语传媒音乐大奖“最佳乐队”及“最佳民谣艺人”奖。2015年，五条人签约摩登天空，相继推出《广东姑娘》《梦幻丽莎发廊》《故事会》等四张唱片。

五条人的歌，乍一听会觉得土掉渣，但是细听下来，每首歌都充满故事性和画面感，生活气息十分浓重，汽车的鸣笛声、蹬自行车的铰链声等声音经常出现在他们的歌里。五条人在《踏架脚车牵条猪》里这样唱：“阿朋友/汝唛问我/有呒听过海丰个公共汽车/摩托车声/路口彼个聋耳还科咗啊惊”，一字一句还原了吵闹破旧的小县城。知名金曲《阿珍爱上了阿强》收录在2016年的专辑《梦幻丽莎发廊》中，歌曲讲述了一个南方县城爱情故事，他们的歌词不见美丽和精致，却写出了最纯粹的爱情模样。

可以将仁科看成“天马行空的艺术家”，他的路子确实难以模仿。听说在首版《县城记》的唱片上，印有八字真言：“立足世界，放眼海丰”。这样有点古怪又才气横溢的音乐，给民谣圈带来了不小的惊喜。而乐队名字“五条人”的缘由既艺术又随性，“条”在广东话中是量词，组乐队时，二人觉得“两条人太少了”，所以定名为“五条人”。现在人们问起这个问题，仁科的反应也总是“不要再问另外三条去哪了”。

观众们喜欢五条人的原因很明确：贴地，不装。在《一席》中，他们在演讲中说：“有时候你觉得诗意的东西，我觉得有点恶心；我觉得诗意的东西，你说这是什么鬼。”即使是在独立音乐圈，五条人也足够特立独行，他们的才华还将继续放大，不管在《乐队的夏天》中能否复活，五条人已经是这个夏天最靓的仔了。